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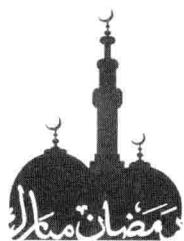
丁士仁◎译著



阿拉伯哲学 名著译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阿拉伯哲学 名著译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拉伯哲学名著译介 / 丁士仁译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61 - 3804 - 5

I. ①阿… II. ①丁… III. ①阿拉伯哲学—研究 IV. ①B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021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杨树明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亮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吹街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阿拉伯自然哲学的兴衰	(1)
自然哲学在穆斯林东方	(4)
自然哲学在穆斯林西方	(10)
结语	(14)
铿迪及其哲学和思想渊源	(16)
一 “第一哲学”及其地位	(18)
二 灵魂论	(19)
三 理性	(21)
四 认识论	(22)
五 时空、运动和实体	(23)
六 自然论	(25)
七 “四因说”	(26)
结语	(27)
《第一哲学》	(29)
第一节 关于第一哲学	(29)
第二节 第一哲学	(32)
第三节 本体与原因	(40)
第四节 真一与数一	(52)
法拉比及其哲学和思想渊源	(64)
一 从《两贤哲相契论》看法拉比思想渊源的多元性	(65)
二 “第二导师”名称的由来	(67)
三 灵魂论	(68)

四 流溢说和理性论	(70)
五 认识论	(72)
六 政治思想与“文明城”的构想	(74)
七 伦理观	(76)
八 存在论	(78)
结语	(80)
 《幸福之路》	 (82)
 伊本·西纳与他的照明哲学	 (107)
结语	(116)
 《指导与提示》	 (118)
形而上学	(118)
制造和创造	(127)
关于目标、原则和次序	(137)
抽象	(152)
 伊斯兰的权威安萨里的哲学观	 (163)
对哲学的批判和哲学的命运	(165)
对哲学的褒贬	(166)
安萨里与哲学	(169)
结语	(172)
 《迷途指归》	 (173)
诡辩学说的门道和对知识的否定	(175)
学者的种类	(177)
教义学	
——其宗旨和成就	(177)
哲学	(178)
哲学家的类型	
——共同带着不信教的特征	(179)

知识的分类	(180)
数学	(181)
逻辑学	(182)
自然科学	(183)
神学	(183)
政治学	(184)
伦理学	(184)
盲目接受哲学的危害	(186)
内学及内学派	(187)
苏菲之道	(192)
“圣品”的实质及其对人类的必要性	(196)
再次执教的原因	(198)
 阿拉伯逍遥派哲学集大成者伊本·如什德的哲学观	(207)
伊本·如什德的哲学观	(209)
哲学与宗教的调和	(211)
结语	(214)
 《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216)
哲学、逻辑学和教义的关系	(216)
教义认同哲学	(216)
逻辑学	(217)
使用理性类比的必要性	(218)
后人借鉴前人	(219)
哲学与认识真主	(219)
教义与哲学之道的吻合	(220)
信念的层次	(220)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221)
安萨里与伊斯兰哲学家	(223)
真主的知识问题	(223)
世界永恒的问题	(224)
对部分经文的解释	(225)

法官和学者的失误	(226)
对经典明文的解释	(227)
在复活问题上的分歧	(228)
解释教义的规则	(229)
宗教知识	(229)
判断的方法	(230)
逻辑和证据的分类	(230)
人的类型	(231)
宗教医治心灵,医药治疗身体	(232)
教义学派与明文解释	(233)
伊斯兰早期不采用解释	(234)
哲学和教义如何调和	(234)
后记——伊本·如什德提出的问题	(235)
重申疑点	(235)
释疑	(236)

阿拉伯自然哲学的兴衰

（代前言）

丁士仁

伊斯兰文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基于伊斯兰的原则和精神共同发明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不仅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遗产，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一大文明体系，伊斯兰文明自7世纪发出它的光辉以后，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然显示着它的光彩和魅力。伊斯兰文明的精神创造，表现在它拥有包括法律、道德、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丰富成就，以及蕴藏在物质创造中的各种理念，而且更以深邃的哲学代表了其精神创造的最高境界。伊斯兰的哲学，准确地说是“穆斯林哲学”，^①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分支：教义学、自然哲学和苏菲主义。^②后来，它不断发生变化，有些分支萎缩，有些扩展。到近现代，又受外来思想和内部

① 关于穆斯林哲学的命名，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伊斯兰哲学”、“阿拉伯哲学”和“穆斯林哲学”等名称，笼统指穆斯林的“智慧之学”。称“伊斯兰哲学”是因为大多数穆斯林哲学家在他们的哲学探讨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伊斯兰教的教义。然而，所谓的“伊斯兰哲学”实际探讨的不全是与教义有关的问题，论证教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探讨哲学的问题，而且有些观点已经超出了信仰的范围，甚至与信仰背道而驰，很难称“伊斯兰哲学”。称“阿拉伯哲学”，原因是早期的穆斯林哲学著作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然而，哲学家中很多人不是阿拉伯人，是外民族的穆斯林，他们仅仅用阿拉伯语作为学术的语言写作罢了，而且到了后来，波斯语的哲学著作也出现了，到了近代，乌尔都语、英语和汉语的哲学著作出现了。剩下的就是“穆斯林哲学”这一称谓了。笔者认为，这一称谓较为贴切，因为伊斯兰世界的哲学家，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不管用阿拉伯语还是用其他语言写作，也不管他们的思想符合不符合伊斯兰的教义，他们都是穆斯林。

② “穆斯林哲学”中一大版块是用逻辑思辨论证教义的哲学，叫“凯俩目”，或叫教义学，另一大版块是研究修行和认知的学问，叫“泰算悟夫”，或叫修行学，或者直接叫“苏菲主义”，第三版块就是本文论述的“自然哲学”。这三个分支各自有它的渊源、主题和方法，各成体系，既相对独立，又互有交叉，总体与伊斯兰教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各种难以归类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传统的格局被打破。本文只将传统的三大分支中“自然哲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进行简要的梳理，以廓清穆斯林哲学发展的轨迹。

本文要讨论的“自然哲学”，实际就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或以希腊哲学为范式的“穆斯林哲学”，也就是以吸收和改造希腊哲学为手段建立建起的伊斯兰思想体系，其代表人物有铿迪、法拉比、伊本·西纳^①、伊本·图菲里^②和伊本·如什德^③等人。这类哲学，由于主题庞杂、内容宽泛而难以准确命名，有学者称之为“阿拉伯逍遥派哲学”，因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逍遥派的许多主张和议题；有学者称“阿拉伯世俗哲学”，因为相对教义学而言，它较多地涉及了非宗教的主题；也有学者称“自然哲学”，因其讨论的主题大多与自然界的形成有关。笔者以为，称“自然哲学”要比其他两个名称更为贴切，也较符合其性质，同时还显示了其继承性和创造性，原因如下：

(1) 穆斯林哲学家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世界是由真主创造的这一信条深信不疑，但偌大的宇宙，真主是如何创造的，教义没有提供详细的答案。尽管《古兰经》笼统提到“真主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他对世界说声‘有！’世界就有了”两种创造的过程，但细节步骤仍然是个谜。这就引发了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遐想，而恰好希腊哲学这时送来了具体的答案。关于世界的来源，有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水本源说”，有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源说”，有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有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本源说”；至于世界有多大，有盖伦和托勒密提供的宇宙图：地球在中央，上面是月球，而后依次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恒星，最后到最远的天体；关于天体构成的元素，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太一说”；至于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有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有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这些自然主义的思想为穆斯林哲学家解答了“创世论”中存在的一些盲点，也为他们开启了哲学的大门。于是，穆斯林哲学家以此为起点，踏入了哲学的大门。但是，无论他们吸收了多少希腊自然哲学的成分，真主是一切本源的本源、一切“因”的“总因”；真主

① 也被译作“伊本·西那”，下同。

② 也被译作“伊本·图菲勒”，下同。

③ 也被译作“伊本·鲁世德”或“伊本·鲁希德”，下同。

创造世界的信念在他们的思想中始终是牢固的，因此，必须将希腊哲学改造成符合这一信仰的理论。总之，穆斯林哲学家的起步，是以自然哲学开始的，所以，称其为“自然哲学”也不为过。

(2) 穆斯林“自然哲学”中大量涉及了讨论真主的本体和属性的命题，但这些话题都是围绕自然哲学展开的，即自然界的变化无论怎样自然生成，这种规律和动力是真主赋予的。也就是说，世界自然运动的背后有真主的作用。这样，穆斯林“自然哲学”中离不开讨论真主的话题。可以这样说，即便其中涉及真主的话题，还是围绕自然哲学展开的，神学或教义学的有些命题，在自然哲学中也不得不讨论。因此，所谓的“世俗哲学”其实并不完全世俗。所以，尽管涉及了真主的本体和属性等教义学的议题，其主旨仍然讨论“自然哲学”的议题。

(3) 穆斯林“自然哲学”中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是为“形而下”哲学服务的，是在讨论形而下问题时非牵扯不可的话题。例如，在探讨人的存在问题时，非要论及灵魂、理性和真主的创造等形而上话题，因为它与自然的人是不能分离的。因此，穆斯林自然哲学中即便包含了形而上学的议题，也不影响自然哲学这一学科的独立性。

(4) “阿拉伯逍遥派”的名称不足以概括穆斯林哲学的这部分内容。因为穆斯林哲学家尽管大量吸收了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的哲学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局限在逍遥派哲学当中。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德漠克利特、柏拉图等人的思想都是他们哲学的来源，而且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新柏拉图主义更是穆斯林哲学家的思想源泉。当然，伊斯兰的教义对他们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他们思想的根源是多元的，很难以“逍遥派”单独冠名。

基于上述原因，“自然哲学”的称谓，似乎较为贴近穆斯林哲学这一分支的性质，尽管“世俗哲学”和“逍遥派哲学”的称谓无不有它的道理。穆斯林自然哲学的历史大致分两个时期：东方时期和西方时期。即前期在穆斯林东方盛行，以伊拉克为中心；后期在穆斯林西方延续，以安达卢西亚（西班牙）为中心。然而，安达卢西亚穆斯林政权于1492年倒台以后，穆斯林自然哲学永远在伊斯兰世界画上了句号。

自然哲学在穆斯林东方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和后来的“翻译运动”，是穆斯林自然哲学产生的两大根源。从公元前334至公元前324年的十年间，马其顿国王，也就是希腊的统治者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并迅速征服了东方的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印度等地。虽然亚历山大本人被希腊人极度仇恨，视为敌人和侵略者，但亚历山大自己却以希腊文明使者的面孔到处传播希腊文化。他所到之处建立希腊文化中心，推动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渗透，以期从思想上彻底驯服被征服地的人民，以巩固他的统治。很快，几个很有影响的文化中心相继在东方建成，在埃及有亚历山大学校，在土耳其南部有安塔基亚学校，在伊拉克有鲁哈学校、奈绥宾学校和哈兰学校，在波斯有君迪沙普尔学校。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死于征战途中，他的帝国立刻土崩瓦解，然而这些学术中心却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另外，亚历山大大一死，希腊本土掀起了反马其顿人统治的浪涛，凡与马其顿统治有关的东西都遭到了打击。亚历山大本人崇尚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他的老师，在这次反马其顿的运动中哲学和哲学家都受到了牵连。亚里士多德本人被雅典民众判了死刑，尽管还没有抓住他就死了。之后，有牵连的希腊哲学家都去了东方的学术中心，使得希腊文化在东方一度繁荣。

早期的希腊文化中心，倡导学习希腊语言，用希腊语从事研究，而且许多哲学家本来就来自希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文化的研究越来越趋于本土化，懂得希腊语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就有了翻译希腊书籍的必要。公元6世纪至8世纪之间，一场没有组织的翻译运动轰轰烈烈在东方各地兴起，在希腊文化的各中心不断有人将希腊文献翻译成当地语言，如埃及的科普特语言、叙利亚的古叙利亚语和伊朗的波斯语。这次翻译运动史称“第一次翻译运动”，其特点是自发的学术运动，将希腊文献翻译成了东方各种文字。从公元8世纪至10世纪之间，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翻译运动”再次在东方掀起，史称“第二次翻译运动”。这次翻译运动是在穆斯林统治者的倡导和组织下开展的，它历时长、工程大，不仅把希腊文献从希腊语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而且将已经翻译成科普特语、古叙利亚语和波斯语的文献翻译成了阿拉伯文，此外还把古老的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许多典籍译成了阿拉伯文。翻译的领域涉及医学、天文学、逻辑

学、哲学、文化、星象学、数学等领域。此次翻译运动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美国历史学家希提的评价很是客观，他说：“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七十五年的工夫，阿拉伯语的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① 这样，穆斯林拯救了濒临灭绝的古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成了两大文明的真正继承者。

经过这次翻译运动，希腊的哲学文献几乎全数展现在了阿拉伯穆斯林的眼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穆斯林广泛认识。由于希腊医学的发达和高超，以及逻辑学的严谨和缜密，这两门学科迅速得到了穆斯林的青睐和推崇，继而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引入了穆斯林的学术研究领域。穆斯林学者中正式涉入这一领域，并为穆斯林自然哲学奠定基础的人是铿迪（796—873 年）。他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学者，他不仅向穆斯林学术界译介了希腊哲学，还修订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且更重要的是翻译和界定了哲学的术语，向伊斯兰学术界引进了许多新的哲学概念。由于希腊哲学来自外部，不是伊斯兰本身的文化，况且其中有些内容与伊斯兰原则相抵融，^② 因而受到了部分人的抵制和反对，铿迪不得不一方面改造希腊哲学，另一方面调和哲学和宗教之间的矛盾，从而开启了“调和论”的传统。数百年之后，这一传统还在伊本·如什德身上延续。

铿迪作为第一位穆斯林哲学家^③，他的哲学实际是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根据伊斯兰原则的改造和发展。这就构成了铿迪哲学的基本特征：逍遥派哲学的外形，伊斯兰思想的内核。他的哲学中几乎涉及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所有命题：如物质、形式、本体、实体、运动、原因、时空、灵魂、理性、四大元素等。然而，作为一个穆斯林哲学家，伊斯兰情结在他身上非常浓厚，他像教义学家一样，始终坚持物质或世界的新生。这是他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哲学家不同的地方。他甚至有借希腊哲学维护伊斯兰的倾向，因而被称为“第一位穆斯林哲学家”。后来安萨里在批判

① 希提著：《阿拉伯通史》（上），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89 页。

② 特别是在世界永恒或物质永恒的问题上与伊斯兰原则相抵触。

③ 本文以下提到“哲学”或“哲学家”时，一律指自然哲学或自然哲学家，其他两种哲学形态，我们会用“教义学”和“苏菲主义”以及“教义学家”和“苏菲”来表达。

哲学家时始终不提他，也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认为他的哲学没有完全从教义学中独立出来，因而将后来的法拉比看做是穆斯林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哲学思想的哲学家。

铿迪之后，有影响的哲学家是拉齐（864—924年），他生于波斯的赖邑，有“穆斯林医生”和“阿拉伯人的盖伦”之称，他在医学上的贡献远远大过了哲学的贡献。不过，他对哲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写过几部哲学的专著，论述了逻辑、时空、实体、第一物质。根据他的书目，他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以后的许多希腊哲学家都有研究，说明他的哲学素养很高，^①可总体没有离开希腊哲学的框架。拉齐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关于世界本原的学说，他受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的影响，认为世界有五个永恒的本源：第一物质（原质）、空间、时间、灵魂和造物主。^②拉齐认为，第一物质是从真主流出的简单的精神的光，又从它流出理性的灵魂，二者都是在永恒中从真主流出的，因而是永恒的。^③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子。拉齐被伊斯兰学者否定，因为他敢于向教义挑战，他甚至赞同毕达哥拉斯的观点，认为灵魂在回到最终的归宿以前要经历不断的转世；^④他不承认“先知”和“天启”的可能性，说既然真主赋予人以理性，能以此认识真理，那就无须先知和启示了。^⑤拉齐的医学成就掩盖了他哲学上的谬误，学术界不多关注他的哲学思想。

法拉比（870—950年）是铿迪之后的一位哲学新秀，生于河外地区。有了铿迪的铺垫，法拉比的哲学之路相对平坦；踩在铿迪的肩上，法拉比就有了较高的起点，他至少不用为翻译和界定基本术语而煞费苦心。法拉比继承了铿迪的许多主张，也就是被改造后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对宗教和哲学进行了调和，认为二者目的一致，不会相互矛盾。在政治哲学上，他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念；在自然哲学上吸收

① 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②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

③ 同上书，第159页。

④ 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⑤ 同上书，第121页。

和改造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在伦理学方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极力推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不会违背真理，而且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分歧。法拉比不仅十分精通希腊哲学，而且还推崇希腊哲学的主张，支持希腊的物质永恒论。不过，他还是对其进行了符合伊斯兰教义学“新生论”的解释，即真主在永恒的时间中创造了物质，所以，物质从时间而言是永恒的，但论其本体而言则是新生的。法拉比在逻辑学方面的造诣尤为高深，且有许多著述，因而被誉为“第二导师”（亚里士多德为第一导师）。法拉比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存在”进行了划分，分其为“必然存在”和“或然存在”（可能的存在）。这种划分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对伊斯兰的教义学的一大思想贡献。他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教义学家广为接受，来论证真主的存在，成了教义学的一大著名理论。

伦理道德是伊斯兰教义的核心之一，尽管早期有穆哈西比（781—857年）等人从教义的角度讨论了伊斯兰的价值观念，但以哲学的角度探讨和论述的人，伊本·迈斯科维（约930—1030年）却是第一人。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医生，生于波斯的赖邑。他涉猎非常广泛，并试图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主张同伊斯兰教法融合起来，创立一种以善和幸福为最高原则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学。他认为人要群居，要互相协作，不应独居。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是，他认为真主的存在是本质的存在，而万物的存在是偶然的；真主从无中创造了万物，要是从已有的物质进行创造，“创造”便无意义了。^①在他看来，真主创造的过程，便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过程，即先从真主流溢出第一个东西，即原动理性，再流出第二个东西，即灵魂，最后流出天体。他着重论述了灵魂与道德的关系，以及灵魂的幸福与不幸。^②

11世纪初，出现了一位影响东西方世界近千年的大思想家，他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杰出的医生，被誉为“哲学家之王”的伊本·西纳（980—1037年），在西方被称为阿维森纳。他生于波斯的布哈拉，名声却远扬欧洲。伊本·西纳的大部分哲学思想实际上继承了法拉比的学说，在

①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页。

② 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某些方面有所发展。比如对法拉比的“流溢说”，伊本·西纳不但全盘接受，还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细化；在自然学、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基本没有超出法拉比的理论框架，但从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发展。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伊本·西纳的影响极深，据说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读了四十遍都没有理解，后来偶尔见到了法拉比的注释便茅塞顿开，完全理解了其要旨；^① 在灵魂、理性等问题上，伊本·西纳的基本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和法拉比的。伊本·西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靠他的医学成就建立起来的。他的医学著作《医典》于12世纪被意大利的翻译家杰拉勒德译成拉丁语后，一直在欧洲的各大学作为教材通用，直到17世纪才被其他教材代替。这部著作在元代传入我国，叫做《忒毕医经》。伊本·西纳的哲学著作也很有影响，据说笛卡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可能还受过益。^②

以上几位学者是穆斯林自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这门学科的缔造者，他们在不同的年代和地区各自孤军奋战，创造了辉煌。然而，在穆斯林哲学史上，还出现过一个神秘而特殊的哲学派别，叫“精诚兄弟会”，对穆斯林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是公元10世纪中期出现在巴士拉的一个秘密社团，其成员由伊斯玛仪派信徒组成，成员的活动和会员的姓名都不得而知。^③ 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已被愚昧所污染，为迷误所混淆，所以应用哲学来洗涤它。为此，他们提出神圣、纯洁、忠诚的训条，主张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调和起来，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他们知识涉及算术、几何、天文学、地理学、音乐、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宗教。^④

他们不仅具有宗教——哲学的倾向，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为了真理聚集起来，关系亲如兄弟。据说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秩序极为不满，

① 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③ 据研究，该派的成员有四个阶层：15至30岁的青年阶层，30至40岁的壮年阶层；40至50岁的长老阶层；50岁以上的阶层，每个阶层的成员都要修相关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理论。参见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④ 他们的主张包含在52篇论文中，由其主要人员编辑成《精诚兄弟会文集》，“这些论文构成了10世纪在阿拉伯人（穆斯林）之中流行的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因而秘密结社，探讨替代的社会制度，伺机颠覆阿巴斯王朝。^①他们崇尚毕达哥拉斯的“数本体论”思想，粗略地附会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改造了托勒密的天文说；在微观宇宙学方面跟随了斯多葛派，^②在宇宙的生成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流溢说”。他们认为太阳在宇宙的中间，相信星宿能主人凶吉，天体能影响月球之下的一切事物。他们非常重视人的“认识”，认为一切知识是通向最高知识——认识真主——的道路。

自然哲学在阿拉伯穆斯林地区的发展举步维艰，哲学家时而被统治者奉为座上客，时而被疏远，甚至遭迫害，法学家和教义学家始终反对自然哲学。12世纪初，一场改变自然哲学命运的劫难降临到了哲学的头上，原因是，“伊斯兰的权威”、“宗教革新家”、“苏菲大师”的安萨里（1058—1111年）对哲学发起了进攻。安萨里生于波斯的图斯，游学穆斯林世界各地。1106年，他奉当时塞尔柱王朝统治者之命，整顿学术，改革宗教状况，驳斥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歪门邪道，其中之一便是希腊哲学引起的种种异端邪说。安萨里深入研究了希腊哲学及穆斯林哲学家的思想，掌握了其精髓，写出了《哲学家的宗旨》一书，以示对哲学的完全掌握，而后对哲学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反驳。他发现哲学中存在着二十个违背伊斯兰原则的问题，其中十七个问题属于异端，而三个问题足以判哲学家为叛教者。于是，他否定了希腊哲学家，连同他们在东方的门徒——伊斯兰的哲学家，如法拉比和伊本·西纳之流。安萨里给普通人的忠告是：不要阅读哲学的书籍，以免叛教。他的忠告实际给自然哲学判了死刑，民众从此以为哲学是宗教的死敌而疏远它。自然哲学就在这样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从伊斯兰东方销声匿迹，进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纵观安萨里对哲学的态度，他实际并没有完全否定哲学，他否定的只是哲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即神学中存在的二十个问题，以及哲学引起的负面影响。至于哲学本身，他并没有反对，而且还吸收了希腊哲学中的很多内容。他的基本立场是，哲学中包含着先知的语言、哲人的智慧，但也

^① 为了保密，其成员被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在私人住宅会面，每十二天一次，不断改变会面地点。参见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② 他们认为人是小宇宙，人的所有器官肢体对应宇宙的某一部分。见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

存在着思想家的杜撰，真假参半，因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① 但无论如何，他的忠告对自然哲学的打击是严厉而致命的，自然哲学从此一蹶不振，并逐步失去市场，走向穷途末路。

自然哲学在穆斯林西方

早在公元 711 年，穆斯林军队在柏柏尔战将塔立格的率领下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南部成功登陆，^② 并南征北战很快征服了西班牙大部分领土，将伍麦叶王朝（也译作“倭玛亚王朝”，下同）的统治延伸到了欧洲西南角。公元 750 年，阿巴斯家族推翻了伍麦叶王朝，建立了阿巴斯王朝，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消灭了伍麦叶皇室的成员，其中一名勇敢的王子阿卜顿·拉哈曼跳进底格里斯河，奋勇游过，潜伏到了民间，最后逃到了尚在伍麦叶王朝任命的西班牙总督统治之下的安达卢西亚，保住了伍麦叶王朝的最后一块领地。英明彪悍的阿卜顿·拉哈曼（756—788 年在位）和他的几位继承者在几十年中把西班牙建设成了“欧洲的新娘”，创建了辉煌的安达卢西亚和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像一座光明的灯塔发出了璀璨的光辉。安达卢西亚的首都科尔多瓦，在城市建设、科学发达和社会繁荣方面，可与东方的巴格达相媲美。

由于政治上的敌对，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处处与东方的阿巴斯王朝竞争，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攀比更为突出。然而，尽管两个王朝处于敌对状态，但民间的往来很是密切，文化交流相对频繁。由于安达卢西亚的文化积淀较为薄弱，大批学者不得不到东方游学，并从东方输入各种学科，于是，穆斯林东方的各门学科逐步在安达卢西亚落户。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的学术，早期注重法理学、圣训学和语言学，直到 10 世纪中期，“科学和哲学的著作大规模的从阿拉伯各国的东方输入。”^③ 于是，出现了

① 参见安萨里《迷途指归》（阿拉伯语），贝鲁特：安达卢西亚书院 2003 年版，第 114 页。

② 塔立格统率着由七千人（大部分是柏柏尔人）组成的大军，横渡海峡，在西班牙南端一座峭壁前面登陆，那座峭壁后来被称为“直布里陀里格”，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塔里格山。这就是直布罗陀这个名称的由来，塔里格因此得以名垂青史。参见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14 页。

③ 马吉德·法赫里著：《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3 页。